



敦煌本《老子变化经》与老子神话之建构

刘湘兰

摘要:敦煌遗经 S. 2295《老子变化经》数次出现白鹿意象,既是基于东汉人以白鹿为祥瑞的宗教文化心理,也有造经者故意将老子神迹指向蜀中天师道的目的。《老子变化经》中老子分身应化、为帝王师等神话元素,是早期天师道为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、树立老子的教主地位、强调老子的治国理念而进行的建构。《老子变化经》对老子与道混一、出生异相、变化神通、为帝王师等情节进行了系统叙述,建构了较为完整的老子神话体系,开启了后世道教徒神化老子之风气,在老子神化史、道教发展史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关键词:老子变化经;神话;天师道;白鹿

从道家到道教,老子形象经历了重大变化。由一个历史上的哲学宗派开山祖,转化为先天地而生、与道合一的创世祖。老子形象的渐变过程也是中国道教萌芽、发展并最终形成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,老子如何被神化?老子神话体系何时得以形成?老子神化过程与道教的成立具有怎样相辅相成的关系?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^①。敦煌遗经 S. 2295《老子变化经》^②的重新面世,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。对于这部经书,历代史志目录、私家著述以及道藏皆未收录。该经书卷末自题经名曰“老子变化经”,有“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侗写,用纸四张,玄都玄坛道士复校,装潢人,秘书省写”字样,是隋朝写本。该写本首部残缺,现存 95 行,每行 17 字,约 1600 多字。此经面世后,学界对之进行了多方考证,认为《老子变化经》成书于汉桓帝统治时期的公元 155 年至 165 年。

《老子变化经》对老子形象进行了高度神化,建构了老子神话体系。后世虽然对老子的尊神地位及神异能力不断地进行敷衍、补充,但终不出《老子变化经》之藩篱。本文将分析《老子变化经》对老子神话的建构,解决在老子神化过程中存在的悬疑问题或断层现象,揭示其宗教意义。

一、“白鹿”意象及其宗教指归

《老子变化经》多次出现了“白鹿”意象,既隐伏了作者的宗教思想,也是对《老子变化

^① 目前学界对老子神化的研究成果有:刘国钧《老子神化考略》,载《金陵学报》第 4 卷第 2 号(1935 年);刘昭瑞《“老鬼”与南北朝时期老子的神化》,载《历史研究》2005 年第 2 期;晁天义《老子长寿神话的文化学分析》,载《史学集刊》2009 年第 3 期等。以上文章皆未从《老子变化经》的角度考察老子神话之渊源。目前学界对《老子变化经》的研究重在文献考证。代表作品有苏晋仁《敦煌逸书〈老子变化经〉疏证》(载陈鼓应主编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 13 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)、马承玉《敦煌本〈老子变化经〉思想渊源略考》(载《宗教学研究》1999 年第 4 期)、刘屹《敦煌本〈老子变化经〉研究之一:汉末成书说质疑》(载《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》,台北:文津出版社 2000 年)、《敦煌本〈老子变化经〉研究之二——成书年代考订》(载《敦煌研究》2001 年第 4 期),等等。

^② 李德范:《老子变化经》,载《敦煌道藏》第 4 册,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9 年,第 2141~2146 页。下文所引《老子变化经》文,皆出于此,恕不另注。

经》的宗教指归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。该经记载老子骑白鹿而西行，曰：“国将衰，王道崩毁，则去楚国，北之昆仑，以乘白鹿，迄今不还。”但是，据《列仙传》记载，老子是“乘青牛车去入大秦。”^①可见，在两汉时期，老子出关有骑青牛，或骑白鹿这两种传说。《老子变化经》中老子骑白鹿出关的记载，或有所本。桓帝永兴元年（公元153年），谯县令长沙王阜撰有《李母碑》，对老子的生平进行了神化。魏崔玄山《濂乡记》引《李母碑》曰：“老子乘白鹿以见于李母。”^②就目前已知文献而言，这是对老子乘白鹿的最早记载。《李母碑》距离《老子变化经》的成书时间只有十年左右，《老子变化经》中的白鹿意象可能是受《李母碑》的影响改编而成。不过《李母碑》与《老子变化经》也可能存在共同的素材来源，即民间传说。

事实上，东汉社会将白鹿视为吉祥物。白鹿是汉代祭祀中的祭牲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记载：“已祠，昨余皆燎之，其牛色白，白鹿居其中。”^③而且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，皆将白鹿的出现视为祥瑞。《东观汉记》记载章帝时有白鹿出现，特载于史官^④。同书又记载安帝三年“颍川上言白鹿见”^⑤。谢承记载：“行春天旱，随车致雨。白鹿方道，侠毂而行。弘怪问主簿黄国曰：‘鹿为吉为凶？’国拜贺曰：‘闻三公车幡画作鹿，明府必为宰相。’”^⑥白鹿又是长寿的象征物，食鹿肉可得长寿。《述异记》曰：“鹿千年为苍鹿，又五百年为白鹿，又五百年化为玄鹿。汉成帝时，中山人得玄鹿，烹而视其骨，皆黑色。仙方云玄鹿为脯，食之寿二千岁。余干县有白鹿，土人传千岁矣。”^⑦

随着汉代神仙学说的盛行，白鹿又成为隐士、仙人的坐驾，频频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中。如淮南小山的《招隐士》有“青莎杂树兮蘋草蘼靡，白鹿麀麀兮或腾或倚”^⑧之句。严忌《哀时命》曰：“下垂钧于溪谷兮，上要求于仙者。与赤松而结友兮，比王侨而为耦。使皋杨先导兮，白虎为之前后。浮云雾而入冥兮，骑白鹿而容与。”^⑨《张公神碑歌》曰：“乘輶辂兮驾蜚龙，骖白鹿兮从仙童，游北岳兮与天通。”^⑩在这种文化背景下，《老子变化经》的作者将老子的坐驾“青牛”改为“白鹿”正体现了时人的宗教、文化思想。

《老子变化经》除了建构老子骑白鹿出关的形象外，文中还多次出现了“白鹿庙”、“白鹿山”等意象。经文曰：

阳加元年始见城都，为鹑爵鸣山；建康元年化于白禄山托葵洞；大初元年复出白禄庙中，治崔，号曰仲伊；建和二年于崩山卒，出城都左里城门，坏身形为真人。汉知之，改为照阳门。楚国知之，生司马照；永寿元年，复还白禄山，号曰仆人，大贤问，闭口不言，变化卅年，建庙白鹿为天传。

上文三次提到“白禄山”、“白禄庙”。文中又有“建庙白鹿”之句，可见“白禄”乃“白鹿”之误写^⑪。《元和郡县志·剑南道》记载，白鹿山在蜀郡彭州九陇县“西北六十一里”^⑫。九陇县即在道教重地阳平治内^⑬。《续高僧传·释静蔼传》载静蔼“入白鹿山，逖观黄老广摄受之途，庄惠论驳标寓言之论”^⑭。可知白鹿山乃西蜀道教重地。

为什么作者在这段经文中频频提到蜀地的白鹿山、白鹿庙？这体现了《老子变化经》的宗教归属。此段经文记载自汉顺帝阳嘉元年（公元132年）至汉桓帝永寿元年（公元155年）20多年内，老子于白鹿山、白鹿庙中出现了三次化身。据《三国志》注引《典略》称，早期天师道由张鲁之父张衡成立于汉灵帝

①王叔岷：《列仙传校笺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，第18页。

②《太平御览》，载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901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，第129页。

③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，第1230页。

④吴树平：《东观汉记校注》，中华书局2008年，第77页。

⑤吴树平：《东观汉记校注》，第101页。

⑥《后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，第1156页。

⑦《太平广记》，载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46册，第288页。

⑧洪兴祖：《楚辞补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，第234页。

⑨洪兴祖：《楚辞补注》，第264~265页。

⑩逯钦立：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，第327页。

⑪苏晋仁《敦煌逸书〈老子变化经〉疏证》、马承玉《敦煌本〈老子变化经〉思想渊源略考》皆持同样观点。

⑫李吉甫：《元和郡县志》，载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68册，第516页。

⑬张君房：《云笈七签》，中华书局2003年，第634页。

⑭释道宣：《续高僧传》，载《高僧传合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，第304页。

光和年间,信奉《老子》五千文^①。而张衡于光和二年(公元179年)正月十五日在阳平治内升仙^②。据此推算,阳嘉元年至永寿元年这段时间内,正是张鲁之祖张陵、父张衡在蜀中宣扬、创立五斗米道的时期。《老子变化经》中又两次提及“城都”,云老子于阳嘉元年见身于城都“鷓爵鸣山”,建和二年又现身城都左里城门。城都即成都,鷓爵鸣山即鹄鸣山,为张陵成仙之处。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记载:“祖父陵,客蜀,学道鹄鸣山中,造作道书以惑百姓。”^③纵观历代佛道文献,自魏晋以后,老子乘青牛的形象更为流行,乘白鹿的形象却极少见。即使偶尔出现老子乘白鹿的记载,也与早期天师道的活动有关。如《云笈七签》曰:“在成都南门内,以汉永寿元年正月七日,太上老君乘白鹿,张天师乘白鹤,来至此坐局脚玉床,即名玉局治也。”^④这条文献也可与《老子变化经》中老子于“永寿元年,复还白禄山”的记载相印证。可见,《老子变化经》中反复出现白鹿意象,除了顺应当时社会的宗教、文化心理外,还喻示了老子与蜀中天师道的密切关系。这正是《老子变化经》中多次出现“白鹿”意象的宗教指归。

二、老子“分身应化”与“十三帝师”之建构

先秦时期,老子是以一位博学的哲人身份为世人所接纳。自西汉以来,道家思想逐渐被神学化,老子因善养生而得长寿的神仙形象为世人所认同。桓谭《新论》曰:“老子用恬淡养性,致寿数百岁。”^⑤王充《论衡·道虚》云:“世或以老子之道为可以度世,恬淡无欲,养精爱气……老子行之,踰百度世,为真人。”^⑥到王阜《李母碑》,老子已成为与道合一的神灵。其文曰:“老子者,道也,乃生于无形之先,起于太初之前,行于太素之元,浮游六虚,出入幽冥,观混合之未别,窥清浊之未分。”^⑦故其出生时呈现异象,“起乘白鹿,下托于李氏胞中七十二年,产于楚国淮阳苦县濠乡曲仁里。”^⑧而且老子还统治仙界,管理仙人,“把持仙录,玉简金字,编以白银,纪善缀恶。”^⑨

然而,《李母碑》早已残缺不全,难睹碑文之全貌。目前可见最早对老子神话体系进行了完整建构的作品是《老子变化经》。《老子变化经》为老子神话建构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情节:一是老子分身应化,有九个不同的名字;二是老子为十三帝师。经文曰:

老子无生九重之外,形变化自然,于知吾九人何忧仙。夫为生道甚易,难子学吾生道,无如中止卅日,共月道毕沦。第一姓李名老,字元阳;第二姓李名骊,字伯阳;第三姓李名中,字伯光;第四姓李名石,字子光;第五姓李名召,字子文;第六姓李名宅,字子长;第七姓李名元,字子始;第八姓李名愿,字子生;第九姓李名德,字伯文。

《老子变化经》中分身应化的思想在东汉比较普遍。《诗纬》云:“风后,黄帝师,又化为老子,以书授张良。”^⑩应劭《风俗通义》说:“俗言:东方朔太白星精,黄帝时为风后,尧时为务成子,周时为老聃,在越为范蠡,在齐为鸱夷子皮。言其神圣能兴王霸之业,变化无常。”^⑪诸如种种皆与老子有所关联,但老子并不是变化的主角,而是风后、东方朔等仙人的化身之一。而在《老子变化经》中,老子具有九个化身,有九个名字,老子是实施神通变化的主体。

《老子变化经》对老子九个化身的描写,是为抬高老子之地位,宣扬老子与道同体、生生不息的宗教思想,同时也为“十三帝师”的情节打下伏笔。经文又云:

老子合元,沔元混成,随世沉浮,退则养精,进则帝王师。皇苞羲时号为温莢子;皇神农氏时号为春成子,一名陈豫;皇祝融时号为广成子;帝颛顼时号曰赤精子;帝啻时号为真子,一名

①《三国志》,中华书局1959年,第264页。

②张君房:《云笈七签》,第634页。

③《三国志》,第263页。

④张君房:《云笈七签》,第645页。

⑤桓谭:《新论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,第31页。

⑥黄晖:《论衡校释》,中华书局1990年,第334页。

⑦《太平御览》,中华书局1960年,第2页。

⑧《太平御览》,第1663页。

⑨《太平御览》,第2725页。

⑩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,第2049页。

⑪王利器:《风俗通义校注》,中华书局1981年,第108页。

鉞；黄帝时号曰天老；帝尧时号曰茂成子；帝舜时号曰廓叔子，化形，舜立坛，春秋祭祀之；夏禹时，老子出，号曰李耳，一名禹师；殷汤时号曰斯宫；周父皇时号曰先王国柱下吏；武王时号曰卫成子；成王时号曰成子，如故。

就目前已知的文献而言，这是对老子为帝王师的最早记载。在《老子变化经》中，老子为帝师的神迹，结束于周康王。此后，老子虽然不断分身应化出现于尘世中，但皆不再为帝王师。这一漫长时段为春秋战国至汉桓帝时期。结合此经“老子合元，沕元混成，随世沉浮，退则养精，进则帝王师”的思想，可以推知作者将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视为乱世，故老子“退则养精”，成为一位隐世的仙人。这样的叙述隐含了对时政的批判。

尽管老子的养生思想在东汉社会得到肯定，但其治国理念却在当时存在争议。延熹八年八月，桓帝“梦老子，尊而祀之”，命陈相边韶撰写《老子铭》。边韶认为班固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将老子抑为孙子、孟子之下，与“好道者”对老子的评价判若云泥，原因是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而边韶也认为“老子劳不定国，功不加民，所以见隆崇于今，为时人所享祀，乃昔日逃禄处微，损之又损之余胙也”^①。其观点与《老子变化经》完全对立。可见在东汉桓帝时期，《老子变化经》对老子为“十三帝师”的建构并未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。

在老子的治国思想不被世人接受的时代，《老子变化经》为何还要建构老子为十三帝师的神话呢？这与早期天师道的道派性质有关。早期天师道派在蜀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势力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张鲁“祖父陵，客蜀，学道鹄鸣山中，造作道书以惑百姓，从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世号‘米贼’。陵死，子衡行其道。衡死，鲁复行之。”“鲁遂据汉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号‘师君’……犯法者，三原，然后乃行刑。不置长吏，皆以祭酒为治，民夷便乐之。雄据巴、汉垂三十年。”^②又据《典略》记载，光和年间，张修在汉中为五斗米道，“主以《老子》五千文，使都习，号为奸令。为鬼吏，主为病者请祷。请祷之法，书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，作三通，其一上之天，著山上，其一埋之地，其一沉之水，谓之三官手书。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，故号曰‘五斗米师’”。据以上文献，汉末民间兴起的五斗米道已然是具有完整结构的宗教团体。在张鲁的率领下，雄据巴蜀近30年，成为脱离了中央集权统治的独立政权。这种政教合一的宗教教派，为稳定其统治，首要任务便是在宗教教义中寻找治国理念为自己的政权服务。而他们的治政思想自然要迥异于中央集权的统治理念。黄老学正适应了他们的需求。因此，旁落了两百多年的黄老治国思想，再次在天师道的宗教政权下得以重现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，《老子变化经》作为早期天师道的重要经典，建构老子为十三帝师的神话，是必然且必要的事情了。更何况这十三帝是自古以来人们公认的神帝、圣君，其代表的理想社会不言而喻。

三、《老子变化经》与老子神话之确立

《老子变化经》对老子神话的构建已相当完整。后世史志、道经对老子的神化，基本不出《老子变化经》之藩篱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《老子十六变经》《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记》等皆是如此。刘国钧认为：“老子之神化，盖肇于西京，衍于洛下，盛于魏晋，极于六朝，而成于唐宋。贾善翔之传，谢守灏之纪，盖不啻为此千余年来神话之集团焉。”^③事实上，北宋贾善翔《犹龙传》、南宋谢守灏《混元圣纪》中的老子神话皆在《老子变化经》中就有端倪。《犹龙传》、《混元圣纪》只不过是踵事增华，后出转精而已。

老子与道之关系，是确立老子教主地位的重要问题。虽然在王阜《李母碑》中，就已将老子与道合为一体，但是《老子变化经》作为早期天师道的经书，其将老子与道的关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叙述。经文曰：

立于太眇之端，行乎太素之原，浮游幽虚空之中，出入窈冥之先门。亲于皆志之未别，和清浊之外，仿佛之与功古，恍惚之廓然。阅托而之像，同门之先，边匝步宙天门。其生无早，独立

①洪适：《隶释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，第36~37页。

②《三国志》，第263页。

③刘国钧：《老子神化考略》，载吴光正主编：《想象力的世界——二十世纪“道教与古代文学”论丛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，第35页。

而无伦。行乎古昔,在天地之前,乍匿还归,存亡则为先。成则为人,恍惚天浊,化变其神。此皆自然之至精,道之根霖,为乘之父母,为天地之本根,为生梯端,为神明之帝君,为阴阳之祖首,为万物之魂魄。条惕虚无,造化应因,挨帝八极,载地悬天,游聘日月,回走星辰,呵投六甲,□此乾《,幻易四时,推移寒温。手把仙锡,玉简今字,称以银人。善初凤头绝,圣父制物,屋命直父,为之生焉。

《老子变化经》以叙事的方式对道家思想进行了具象性改造,在强调老子与道合一的前提下,衍生出老子为天地万物之创造者的神话。在《老子变化经》中,老子与道合一,具有回移日月星辰、变幻四时、推移寒暑等神力,是创造、掌控世界的创世祖。这种思想在东汉末年并未得到普遍认同。边韶《老子铭》认为老子“显虚无之清家,云先天地而生”,乃是因为其“守真养寿,获五福之所致也”^①,强调的还是老子善养生、得长寿的特点。此后,对老子与道合一的思想进行重申并进一步敷衍的是晋代道徒葛玄。其在《老子道德经序》中说:“老子体自然而然,生乎太无之先,起乎无因,经历天地终始,不可称载。终乎无终,穷乎无穷,极乎无极,故无极也。与大道而伦化,为天地而立根,布气于十方,抱道德之至纯,浩浩荡荡,不可名也。……三光持以朗照,天地禀以得生,乾坤运以吐精。”^②葛玄对老子与道合一、创造天地世界的认同,确立了老子的教主地位。以后谈及道教者皆持此观点。如魏收在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中直云:“道家之原,出于老子。其自言也,先天地生,以资万类。”^③贾善翔《犹龙传》更是对此进行了充分渲染。其开卷“起无始”、“禀自然”两部分将历代关于老子与道合一、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迹进行了整合叙述。《犹龙传》云:“老君乃混沌之祖宗,天地之父母,故立乎不疾之途,游乎逍遥之墟,御空洞以升降,乘阴阳以陶埏,分布清浊,阖辟乾坤,悬三光,育群品,天地得之以分判,日月因之以运行,四时得之以代谢,五行得之以相生。”^④行文思想和内容与《老子变化经》有惊人的相似。

老子既然等同于“道”,其转托人世,出生时当然也是非同寻常。老子出生神话是其神话体系中重要的一环。《老子变化经》如是描述老子的出生:

托形李母胎中,易身优命,腹中七十二年,中见楚国李□。肩颊有参午大理,日角月玄,鼻有双柱,耳有三门,足蹈二午,手把天关……元康五年老子化入妇女腹中,七十二年乃生,托母姓李,名聃,字伯阳,为柱下吏。

老子出生的情况在先秦文献、《史记》、《列仙传》中皆无记载,王阜《李母碑》首次对之进行了描述。这说明老子的出生神话在东汉时才开始流传。随着佛教传入中土,佛、道二教相互激荡,后世道徒对老子的出生进行了更为荒诞奇异的编造。葛玄云:“周时,复托神李母,剖左腋而生。生即皓然,号曰老子。”^⑤贾善翔《犹龙传》在“起无始”内,将老子、道、气之关系进行了叙述,文曰:

夫道,自然之妙本也。于微妙之中而生空洞者,真一也。真一者,不有不无也。从此一气而生上三气,三合成德,共生无上也。自无上而生中三气,三合成德,共生真老也。自真老而生下三气,三合成德,共生太上也。自太上乃生前三气,三合成德,共生老君也。自老君化成后三气,三气又化生真妙玉女。自玉女禀三气,混沌凝结,变化五色玄黄,大如弹丸,流入玄妙口中,吞之有身,凡八十一年,乃从左腋而生,生而白首,故号老子。老子即老君也,乃大道之身,元气之祖,天地之根也。夫大道微妙,出于自然,生于无生,先于无先,挺于空洞,陶育乾坤。^⑥

《犹龙传》将道、气、老子三者的形态转化进行了详细叙述,李母被塑造成了由三气化生而成的真妙玉女。文中还增加了混沌化为五色玄黄弹丸进入玉女口中而生老子的情节,更是荒诞离奇。但是,老子出生神话的内涵并没改变,依然重在强调老子与道合一的本质。

《老子变化经》中首次出现了老子具有九个名字、多种化身及为帝王师的神话元素。这些神话元素

①洪适:《隶释》,第 36 页。

②《道德真经集注》,《道藏》第 13 册,第 1 页。

③魏收:《魏书》,中华书局 1974 年,第 3048 页。

④贾善翔:《犹龙传》,载《道藏》第 18 册,第 6 页。

⑤《道德真经集注》,载《道藏》第 13 册,第 1 页。

⑥贾善翔:《犹龙传》,载《道藏》第 18 册,第 3 页。

在东晋时依然备受质疑。葛洪《神仙传》认为老子的多个化身、代代为帝王师“皆见于群书，不出神仙正经，未可据也。”他认为老子之所以具有九个名字，是因为，“人生各有厄会，到其时，若易名字，以随元气之变，则可以延年度厄。今世有道者，亦多如此。老子在周，乃三百余年，二百年之中，必有厄会非一，是以名稍多耳。”^①这种解释实有把老子拉下神坛的嫌疑。事实上，葛洪就明确指出“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，非异类也。”“欲正定老子本末，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，并考仙经秘文，以相参审。其它若俗说，多虚妄。”^②

然而愈到后世，《老子变化经》首创的九名、化身及为帝王师的神话，越为道教徒们所接受，并一再得到强调与升华，成为老子神话体系的主干。谢守灏《混元圣纪》以九卷的篇幅对老子为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、祝融、神农、黄帝等帝师的神迹进行了多方考证与详细叙述，又作有《太上混元始略》、《太上老君年谱要略》，对老子历代之化身进行了简编。《太上老君年谱要略》云：

老君在天皇时降世，号通玄天师，一号玄中大法师……地皇时降为师，号有古先生。人皇时降为师，号盘古先生。伏羲时降于田野，号郁华子。祝融时降于恒山，号广寿子。神农时降于济阴，号大成子。黄帝时降于崆峒，号广成子。少昊时复降崆峒，号随应子。颛帝时降于衡山，号赤精子。帝喾时降于江滨，号绿图子，帝尧时降于姑射山，号务成子。帝舜时降于河阳，号尹寿子。夏禹时降于商山，号真行子。殷汤时降于潜山，号锡则子。帝纣丁卯老君降于岐山之阳，号鬻鬻子……成王时号经成子，康王时号郭叔子，仍柱下之职。^③

谢守灏对老子为帝王师的记载，虽与《老子变化经》在名号上有很大不同，但行文风格却极为相似，表述形式也高度一致。虽然很难说《老子变化经》对谢守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，但其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却是可以肯定的。

最后，在佛道二教进行生存竞争的时期，一部《老子化胡经》的出现，又为老子神话体系增添了新元素。其实早在汉桓帝时期，就已有老子化胡的传闻。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记载襄楷上桓帝书云：“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。”^④在《老子变化经》中虽然没有记载老子化胡的传闻，但为老子化胡说的形成打下了伏笔，提供了想象空间。经文记载老子因“平王乔蹇，不从谏，道德不流，则去楚而西度咸谷关，以五千文上下二篇授关长尹喜；秦时号曰蹇叔子；大胡时号曰浮庆君。”老子西出关，寓意老子向西行。而老子又在大胡时化身为浮庆君。此“大胡”虽不是特指天竺，却涵盖了中国西部及西域各国的广大地域。这无疑为老子化胡的传闻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。

● 作者简介：刘湘兰，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文学博士；广东 广州 510275。Email:526973699@qq.com。

● 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(13BZW058)；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GD11YZW05)

● 责任编辑：何坤翁

①《太平广记》，载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43册，第3页。

②《太平广记》，载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43册，第3页。

③谢守灏：《太上老君年谱要略》，载《道藏》第17册，第884~885页。

④《后汉书》，第1082页。